



井头山遗址85后考古队员： “我们是有情怀的考古人”

井头山遗址入选2020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的消息揭晓时，宁波市文化遗产管理研究院博士、井头山遗址考古队队员梅术文，正在海南10米深的海底参加2021年度水下考古进阶培训班。

梅术文是一名85后，田野考古、史前考古是他的主业，水下考古是他的兴趣。

“井头山遗址入选‘十大’，这个荣誉是对我们整个井头山遗址考古队辛勤耕耘最好的回报。”梅术文在接受记者电话采访时说。欣喜之余，许多过往一幕幕重现。“跟着孙国平老师，我学到了太多东西。”梅术文感慨道。

宁波考古人认为： 加强史前海洋文化 考古研究势在必行

前天，2020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结果在北京揭晓时，宁波市文化遗产管理研究院雷少博士就在现场。“这既是从国家层面对井头山遗址考古成果的高度赞誉，也是对宁波地区史前考古工作的高度认可。”雷少说。

昨天，雷少写成近2000字的《加强史前海洋文化的考古研究势在必行——由井头山遗址入选“2020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”而想到的》一文，以业内人士的眼光，对宁波地区史前考古工作进行了一番畅想。

作为宁波市文化遗产管理研究院的一员，雷少与从事史前考古研究的同事曾去井头山遗址现场考察多次。

早些年，雷少曾主持发掘过宁波大榭史前制盐遗址，让我们了解到，宁波先民早在距今4400年前就进行了专业化的海盐生产。“从距今8000多年前适应海洋环境，获取海洋食物资源，到距今4000多年前已熟知海洋环境，主动开发海洋盐业资源……宁波先民在这片热土上创造了内涵丰富、精彩纷呈的海洋文化。但是之间的这4000多年，本地区的史前文化和人群是如何与海洋互动的？海洋文化是如何发展的？海洋文明是何时形成的？这些重大问题均有待深入研究，目前还没有明确的答案。”雷少说，“在宁波这块宝地之下，肯定还有更精彩的古代遗存等待着我们去探索和发现。”

作为滨海城市，“人与海洋的互动关系研究”对于宁波来讲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。

井头山遗址的考古发现表明，这个村落约在距今7000多年前，被上升的海洋所淹没，“而我们现在也面临同样的问题”。

雷少查了一些数据：2020年4月，自然资源部海洋预警监测司发布《2019年中国海平面公报》，预测未来30年中国沿海海平面将上升51-179毫米；2020年5月，浙江省自然资源厅发布《浙江海洋灾害公报》，数据显示，2019年浙江省海洋灾害以风暴潮、海浪和赤潮等灾害为主，咸潮入侵和海岸带侵蚀等灾害也不同程度存在……

“其实，风暴潮灾害在宁波镇海九龙湖镇的鱼山遗址（距今4500年左右）也发生过，这个遗址当时靠近古海岸仅几公里，那次灾害对聚落造成了毁灭性打击，家园、稻田等被淹没，先民只好四处逃散。”雷少说，考古发现既向我们揭示出美好的一面，也向我们直观的展示了海洋灾害的巨大破坏性，向我们发出历史的警示。“对于生活在现在的我们来说，过往的历史既是一种借鉴，也是一个方向标……对于史前海洋文化、人海关系的探索与研究，无疑是今后宁波史前考古发掘与研究工作的重中之重。”

记者 顾嘉懿



井头山遗址发掘现场，梅术文在拍照记录出土文物。受访者供图

A “弹簧床”和铁皮屋

赴海南培训的前一天是清明节，当天，梅术文还在工地和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史前考古室主任、井头山遗址发掘领队孙国平讨论修改汇报材料。“最后一刻，我们都还在精益求精，只希望别留遗憾。”梅术文说，孙国平在“十大”终评会上的汇报材料修改不下10遍。

作为宁波市文化遗产管理研究院“蹲点”井头山遗址的博士，梅术文主要负责摄影，记录下珍贵瞬间。汇报材料最后一页PPT是全体考古队员的大合影，图中少了一个人，就是镜头后的梅术文。井头山遗址发掘现场的各种图片，多出自他手，“也算是为遗址尽了自己的努力”。

梅术文生于1987年，湖北黄梅人。2015年毕业于吉林大学考古学专业，获博士学位，同年入宁波市文物考古研究所（现为宁波市文化遗产管理研究院）工作，先后主持或参与

了姚墅墓地、大榭史前制盐遗址、何家遗址、黄山遗址、井头山遗址、施岙古水田遗址等重要古文化遗址的考古调查、勘探和发掘。2019年正式开始发掘的井头山遗址，是梅术文参加工作以来参与最久、付出最多的一个遗址。

“考古工作，经常被认为是枯燥无味的，而且一般来说，条件也比较艰苦，其实就井头山遗址考古队来讲，我们是一群有情怀的考古人。”梅术文说，“孙国平老师平和的处世心态影响着我们每位队员，一切严寒酷暑都当过眼云烟，压力再大也能淡然处之。”

井头山遗址工地的宿舍是半临时搭建，隔音全无，偏偏又临近省道。一有大型货车经过，床就像装了弹簧，震个不停；下雨天，铁皮屋顶的敲击声，跟敲在人在耳边一样。就是在这种环境下，“我们每天按部就班，十几个月如一日”。

B “孙老师喊我拍朝霞”

梅术文看上去比较年轻，常有人误以为他是实习生，殊不知他博士毕业已六年，也已经是两个孩子的父亲。

井头山遗址工地整个被围墙围住，在2020年5月底的新闻发布会前鲜为人知。“我们画地为牢，从莺飞草长到草木荒疏，同样的风景体验不一样的心情，这段经历在艺术家的手里可能就会是一首诗或者一首歌……”

梅术文在发给媒体的材料包里附上一张朝霞的照片。“这张照片背后的事情很值得一提。某天清晨，一阵急促的敲门声把我惊醒，赶紧去开门。那是一个深秋的清晨，天刚亮，气温很低，孙老师站在门口，喊我拍朝霞。”

原来，孙国平发现朝霞很美，喊梅术文起

来拍照。梅术文赶紧回屋披了件衣服，拿着相机出门。直到天色大亮停止拍摄，梅术文才发现自己脚上还穿着拖鞋，双脚冻得冰凉。

“正是这些小事，在这方小小的天地里，让我们坚持着自己的事业和信念，将所有在外人看来难以忍受的生活，过得怡然自得。”梅术文在文字中写道，“我们这个团队值得今天所有的荣誉，这也为我们争取更多的荣誉提供了动力。”

随着井头山遗址二期发掘逐渐步入正轨，梅术文可能还会在井头山遗址待很长一段时间。“我会继续做好我的分内工作，不管是台前或幕后，因为这是我的热爱。”这位青年考古人说。

记者 顾嘉懿